

· 论坛 ·

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

吴冰冰

内容提要 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存在差异和矛盾，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冲突。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什叶派的教派意识得到强化。总体而言，教派矛盾是表象，中东战略格局演变是实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意图导致中东地区形成亲美和反美阵营对立的战略格局。反美阵营包括多个逊尼派政权，伊朗并非核心，因此两个阵营的对立并没有被赋予教派矛盾的色彩。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反美阵营多为什叶派力量、伊朗成为核心，突出教派矛盾有助于孤立伊朗、掩盖美国霸权意图、维护海湾阿拉伯国家，因此，从教派矛盾视角分析中东局势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逐渐形成。2011 年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埃及淡化教派矛盾与伊朗改善关系，沙特等国则强调教派矛盾对抗伊朗，这反映了中东战略格局演变的新趋势。

关键词 伊斯兰教派 逊尼派 什叶派 中东

作者简介 吴冰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主任、副教授（北京 100087）。

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差异和矛盾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现实中的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差异和矛盾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事实上，对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的争夺常常被罩上教派矛盾的外衣，从而得到强化并引发激烈竞争和血腥冲突。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教派意识在中东地区日益加强，教派矛盾逐渐上升。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和 2011 年以来的中东变局使教派矛盾逐步激化，尤其是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从教派矛盾的视角分析中东局势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日渐流行，由此反映出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

教派矛盾的渊源与教派意识强化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公元 632 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因为对合法继承人问题存在分歧，伊斯兰教内部形成了拥护四大哈里发的逊尼派、支持阿里及其后裔担任伊马目的什叶派以及其他的较小派别。随着时间的推移，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学和教学法体系。逊尼派主张信真主、信使者、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等六大基本信仰和念清真言、礼拜、把斋、缴纳天课、朝觐等五项宗教功课；什叶派则主张信仰真主独一、先知、末世、伊玛目和公正等五大基本信仰和礼拜、把斋、天课、伍一税、朝觐、圣战、劝善、戒恶、爱圣裔家族、憎圣裔家族之敌等十项基本宗教功课。在圣训方面，逊尼派推崇六大圣训集，而什叶派则推崇四圣书；在教学法方面，逊尼派形成了哈乃菲、沙菲仪、马立克、罕百里四大教学法派，而什叶派则有自己的加法里教学法派。

虽然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民众在伊斯兰教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和平相处。不论是什叶派的布韦希人（公元 945 ~ 1055 年）控制巴格达时期，还是伊斯玛仪派的法特梅王朝（公元 909 ~ 1171 年），都没有强迫治下的逊尼派穆斯林民众改宗什叶派。16 世纪初，随着统治伊朗的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奉为国教，伊朗逐渐变为什叶派为主体的国家，成为什叶派的宗教和政治中心。但是，什叶派萨法维王朝与逊尼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源于对土地和霸权的争夺，而非出于教派矛盾。

在历史的演进中，什叶派分化成不同的支派，包括十二伊玛目派^①、伊斯马仪派、宰德派、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等，其中十二伊玛目派是主流派，通常所说的什叶派大多指的是十二伊玛目派。当前，什叶派约占全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的 10% ~ 20%，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巴林和阿塞拜疆，在黎巴嫩、土耳其、科威特、沙特等国也有规模较大的什叶派群体。此外，宰德派主要分布在也门，德鲁兹派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和叙

^① 国内一些学者曾撰文论及十二伊玛目派教义的内容，例如，王凤 《什叶派“伊玛目隐遁”教义的成因解析》，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7 期，第 104 ~ 115 页。

利亚，阿拉维派主要在叙利亚。

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什叶派穆斯林的教派意识得到加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矛盾也日显突出，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有以下4方面。

第一，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和1970年纳赛尔去世，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中东逐渐兴起，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现代伊斯兰主义所取得的主要胜利。“现代伊斯兰主义”是现当代伊斯兰世界诸多思潮中的一种。克林顿·贝内特（Clinton Bennett）将这些思潮分为4种类型：其一是传统主义（传统伊斯兰主义），以沙特的瓦哈比派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为代表，主张恢复纯正的伊斯兰教，恢复《古兰经》和圣训的统治。其二是新传统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以毛杜迪在巴基斯坦创立的伊斯兰促进会、哈桑·班纳在埃及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实践为代表。现代伊斯兰主义批评西方，但是并不完全排斥西方的政治和文化观念。现代伊斯兰主义主张坚守《古兰经》和圣训等经典的明文，但是同时接受“创制”（*ijtihād*），以此来应对和处理具体的现实问题；在政治上主张建立立宪共和制政府，设立具有立法和监督功能的议会，实行选举。其三是激进修正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以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为代表，认为西方正在从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对伊斯兰的全面战争，因此西方人和西方利益是合法的打击目标。其四是伊斯兰现代主义，以一批主要在西方接受教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主张吸纳西方的理念，将伊斯兰与理性、自由、民主、人权、世俗主义相结合。^①

可以看出，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和逊尼派现代伊斯兰主义之间有相通之处。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所倡导的“伊斯兰政府和教法学家统治”思想成为伊朗的治国理念。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思想事实上借鉴和吸收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创始人毛杜迪的学说。这一思想一方面有别于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所奉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有别于沙特和后来塔利班政权的

^① Clinton Bennett, *Muslims and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s and Debates*, Continuu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5, pp. 18 - 22.

传统伊斯兰主义。

第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外交上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理念，从国王时期向西方一边倒的战略转向谋求独立自主的战略，从而与美国形成对抗关系，与沙特等亲美国家的关系也转趋紧张。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与沙特同为亲美国国家，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两个支柱。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沙特友好关系的这一基础不复存在，两国关系紧张。在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全力支持伊拉克；1987年伊朗朝觐者在麦加与沙特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多名伊朗人死伤。1988年，沙特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伊朗与沙特关系的紧张，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什么叶派国家与逊尼派国家的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伊朗与沙特的紧张关系推动了什叶派教派意识的强化，但是两国之间的矛盾更多地是政治和外交矛盾。两国的政治理念、发展模式 and 外交战略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海湾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简单地与教派矛盾划等号。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伊朗对此予以谴责，沙特等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得以改善，1991年沙特与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改善，1997年沙特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1999年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沙特。由此可见，政治和外交因素在两国关系中起了决定作用，教派矛盾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伊朗和沙特关系紧张。

第三，伊拉克、沙特、黎巴嫩、巴林等国的什叶派民众权益长期受到压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处于落后状态，这日益引发什叶派的不满。以伊拉克为例，萨达姆政权对什叶派宗教人士和宗教组织进行了严厉镇压，对什叶派宗教活动实行严格限制。1979年，伊拉克政府逮捕了什叶派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1980年将其处决；1984年，又处决了90多名什叶派宗教学者。伊拉克政府对什叶派的达瓦党和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进行了严厉镇压。在萨达姆时期，什叶派不得在星期五聚礼、广播电视节目不得播放有关什叶派的内容、禁止什叶派特有的葬礼仪式、禁止什叶派在宗教纪念日进行纪念活动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伊战争期间，一方面萨达姆对什叶派宗教人士和组织进行镇压、对什叶派宗教活动进行压制；但另一方面，他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话语调动伊拉克什叶派士兵与伊朗作战。萨达姆政权将两伊战争描述

成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战争，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仍然是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什叶派士兵占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伊拉克军队在两伊战争期间与伊朗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 1986 年的法奥争夺战中，伊拉克什叶派士兵对伊朗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①

第四，以色列 1982 年入侵黎巴嫩，催生了黎巴嫩真主党。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促使阿迈勒运动领导人侯赛因·穆萨维脱离阿迈勒运动，成立“伊斯兰阿迈勒运动”，在伊朗的支持下抗击以色列。这个组织是真主党的前身，1985 年黎巴嫩真主党正式宣告成立。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成为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代表。

总体而言，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应首先理解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胜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因为推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理念而与美国发生矛盾，而非因为其是什叶派国家而必然反美。一方面，在阿拉伯国家中什叶派大多受到压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他们获得了表达不满的机会；另一方面，亲美、亲以色列和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成为伊朗的敌人。在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东地区什叶派的教派意识得到强化。但是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是矛盾和冲突的主导因素，教派矛盾并非根本原因。

从“无赖国家”到“什叶派新月”

1991 年，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俄罗斯的势力在中东地区急剧萎缩，美国开始在中东地区谋求单级霸权。支持美国霸权的国家构成亲美阵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海湾事务主管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M. Pollack）明确指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亲近的盟友是……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摩洛哥、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阿曼。”^② 这些国家组成亲美阵营；与此同时，反对美国霸权企图的国家则构成反美国家阵营。“在

^① Global Security, “Shia – Sunni Relations”,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iraq/re-ligion-shia-sunni.htm>, 2012-07-12.

^② Kenneth M. Pollack, *A Path out of the Dese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43.

西方阵营，美国将 7 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有 5 个是伊斯兰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这等于将它们视为敌人，因为这些国家正在用它们所能支配的最有效的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国，因而这也就是承认与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官员反复指责这些国家‘违法’、‘反动’、‘无赖’”。^①

对于反美国家，美国曾经制造过多个术语。1994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首次使用“无赖国家”来称呼伊朗和利比亚等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的国家。凡是被美国国务院列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国家，都被视为“无赖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中东地区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被列入这一名单，从而被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2000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布美国已经不再使用“无赖国家”的称呼，转而采用“令人忧虑的国家”这一术语。小布什上台后，再次开始使用“无赖国家”的称呼，并在 2002 年提出了“邪恶轴心”的概念，将伊朗、伊拉克、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② 大致来说，对美国而言，“无赖国家”具有 4 个特点：长期坚定反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主义、侵犯本国公民人权。^③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坚定反美。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直到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前，尽管沙特、埃及等亲美国家多为逊尼派伊斯兰国家，伊朗、叙利亚等什叶派掌权的国家属于反美阵营，但是教派矛盾并没有被视为二者之间矛盾的核心。其原因在于当时中东的战略格局，即“美国谋求霸权、亲美和反美阵营对立、反美阵营没有核心”。在反美阵营中，并没有哪个国家是核心国家，而且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苏丹也不属于什叶派政权。对于美国和中东亲美阵营的国家而言，没有必要突出伊朗和什叶派的威胁，因此，不论是“无赖国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令人忧虑的国家”还是“邪恶轴心”等等术语，都没有任何突出教派矛盾的色彩。

①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93 页。

② Petra Minnerop, “Rogue States: 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 *German Law Journal*, <http://www.germanlawjournal.com/article.php?id=188>, 2012-07-12.

③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ost Cold Policy: Isolating and Punishing Rogue States”, <http://www.americanforeignrelations.com/O-W/Post-cold-War-Policy-Isolating-and-punishing-rogue-states.html#ixzz1km2m5X7A>, 2012-07-12.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朗周边最大的安全威胁被去除,这在客观上为伊朗崛起创造了条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卡扎菲推动利比亚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苏丹的反美色彩也逐渐淡化。2004年和2006年,美国分别将伊拉克和利比亚从美国国务院“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删除。随着伊拉克、利比亚和苏丹从反美阵营中淡出,中东地区的反美阵营重组,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以及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力量等形成新的反美阵营,崛起的伊朗成为反美阵营的核心。这一阶段的中东战略格局,可以概括为“美国谋求霸权、亲美和反美阵营对立、伊朗成为反美阵营核心”。伊朗成为反美阵营核心,而且反美阵营中的大部分力量具有什叶派背景,这样,亲美阵营和反美阵营的对立就具有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对立的色彩。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提出“什叶派新月”的说法,认为从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个“什叶派新月”,与之相对应,埃及、沙特和约旦则构成“逊尼派三角”,“什叶派新月”与“逊尼派三角”之间是对立的关系。

对于美国而言,作为“无赖国家”的伊朗和作为“什叶派新月”核心国家的伊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其根本特点始终在于其反美立场。2003年之前很少被突出的教派色彩,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被刻意突出出来。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希琳·亨特(Shireen Hunter)教授看来,“近来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教派矛盾被强化,这反映出西方利用教派分歧来组建反伊朗的地区联盟这一战略。”^①强调教派矛盾对于美国维护在中东的利益有3个突出的作用:其一,美国已经把伊朗视为在中东的头号敌人,突出教派矛盾有利于孤立伊朗。肯尼斯·波拉克指出,在中东其他国家,美国应该鼓励改革而非政权更迭,但是在伊朗则应推进激进的政权更迭。^②突出教派矛盾,就把矛头指向了什叶派,实质是指向什叶派的核心国家伊朗,从而削弱伊朗在逊尼派穆斯林大众中的影响力,达到孤立伊朗的目的。其二,以突出教派矛盾来掩盖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实质。中东地区两个阵营对立,实质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的霸权,其根源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谋求霸权的意图。把这一矛盾更多地包装成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可以掩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意图,从而把亲美与反

^① Shireen Hunter, “Sunni – Shia Tensions Are More about Politics, Power and Privilege than Theology”, <http://acmcu.georgetown.edu/135390.html>, 2012-07-12.

^② Kenneth M. Pollack, *op. cit.*, p. 365.

美阵营之间的矛盾说成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固有教派矛盾，似乎即便没有美国的介入，伊朗等什叶派国家也必然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产生矛盾和冲突。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同为亲美政权的伊朗国王政权和沙特被视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两个支柱，这说明，伊朗和沙特虽然教派不同，但是并不必然因为这种教派差异而走向冲突。其三，以教派矛盾为借口来掩盖沙特等亲美政权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以此来帮助其巩固自身的统治。沙特、巴林等国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其中很多是源于其自身的种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在突出教派矛盾的背景下，这些不稳定因素常常被归于伊朗的密谋和干涉。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随着“什叶派新月”概念的出现，在中东地区已经逐渐形成了关于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对中东地区形势的看法和认识。但如果结合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来看教派矛盾，可以说教派矛盾是表，中东战略格局的演变是里，教派矛盾更多地是中东战略格局演变的反映。

教派矛盾发展的新趋势

2010 年 12 月从突尼斯开始的中东变局，已经在多个国家导致政权更迭或政府重组。在中东变局之中，影响教派矛盾的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一，“逊尼派三角”中的一角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已经倒台，埃及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这对埃及和伊朗的关系产生影响，从而可能引发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调整，并影响到中东的教派矛盾。中东变局发生之前，埃及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成为影响其与伊朗关系的重要因素。1979 年萨达特签署埃以和平条约，这被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视为对伊斯兰的背叛。萨达特决定收留流亡的伊朗前国王巴列维，从而导致埃及和伊朗于 1979 年 6 月断交。在两伊战争期间，埃及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从 1980 年到 1987 年向伊拉克提供了大约 50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埃及政府看来，伊朗对于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支持是对埃及国家安全的威胁。伊朗用 1981 年刺杀萨达特的哈立德·伊斯兰布里的名字命名德黑兰的一条大街，这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敏感问题。2004 年，德黑兰市政府决定更改这条大街的名称，从而去除了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障碍。伊朗核计划也被埃及视为潜在威胁，有可能削弱埃及在中东的

影响力。可以看出, 尽管埃及和伊朗分属“逊尼派三角”和“什叶派新月”, 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大多是政治和安全矛盾而非教派矛盾。

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下台之后, 埃及和伊朗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埃及允许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 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尽管埃及方面多次表示不会以牺牲埃及与沙特的关系来发展与伊朗的关系, 但是2011年以来双方的高层接触已经显示出关系改善趋势。^①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表现出与伊朗改善关系的愿望。2012年6月27日,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前发言人卡玛勒·哈勒巴维(Kamal al-Halbawi)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建立伊朗-埃及的关系是必要的, 所有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都支持伊朗和埃及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些穆巴拉克政权与之中断关系的国家, 与之建立联系应该是新政府的优先考虑。”6月24日, 埃及新总统穆尔西表示, 与伊朗发展关系“将在该地区创造平衡。”^② 逊尼派大国埃及与什叶派大国伊朗改善关系, 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教派矛盾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力,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中东地区的教派矛盾。

第二, 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 正在大力推动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 并将之与现实的政治诉求相结合, 这突出体现在巴林和叙利亚问题上。巴林人口约120万, 其中巴林本国公民占46%, 约55万人。在巴林本国公民中, 什叶派约占70%, 逊尼派约占30%, 掌权的哈利法家族属于逊尼派。在巴林,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 存在着对什叶派民众的诸多歧视性措施。2011年2月14日, 巴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示威群众占领首都麦纳麦的珍珠广场。2月17日, 政府对示威进行镇压, 导致多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和失踪。19日, 安全部队从珍珠广场撤出, 示威群众再次在广场聚集, 此后爆发多次大规模游行示威。3月14日, 海湾合作委员会决定出兵巴林, 1000名沙特军人和500名阿联酋警察越境进入巴林, 帮助巴林政府镇压示威群众。短暂的平静之后, 从2011年6月开始, 巴林民众不断组织示威游行, 抗议政府的镇压。巴林和海合会其他国家指责伊朗在挑动巴林的骚乱, 但是

^① Will Fulton, Ariel Farrar-Wellman, Robert Frasco, “Egypt - Iran Foreign Relations”, *IranTracker*, Aug. 11, 2011, <http://www.irantracker.org/foreign-relations/egypt-iran-foreign-relations>, 2012-07-12.

^② Fars News Agency, “Former Muslim Brotherhood Spokesman Urges Iran - Egypt Rapprochement”, Jun. 27, 2012, <http://english.farsnews.com/newstext.php?nn=9103083914>, 2012-07-12.

至今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伊朗直接支持了巴林的示威游行。巴林反对派强调民众的诉求是更合理的分配权力和利益，而非挑动教派矛盾。

2011年3月15日，叙利亚爆发反政府游行；7月，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宣布成立；8月23日，一部分叙利亚反对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组成“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叙利亚的民族和教派构成比较复杂。叙利亚人口约2200万，从民族构成上，阿拉伯人约占90%，库尔德人约占9%，其他还包括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切尔克斯人等；从宗教和教派上讲，伊斯兰教逊尼派约占74%，既包括阿拉伯人也包括库尔德人，伊斯兰教什叶派约占16%，主要是阿拉伯人，基督教徒约占10%，此外还有少量的犹太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约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2%，但叙利亚政府并没有完全以教派为基础构建政治体制，而是努力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叙利亚长期推行世俗化政策，防止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势力坐大，这一政策使得包括阿拉维派在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大部分阿拉伯基督教徒成为政府坚定的支持者。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经济和政治联系，将城市逊尼派中产阶级团结在自身周围。可以看出，叙利亚政府的支持者包括宗教少数派和城市逊尼派中产阶级，总数大约占人口的一半左右。2012年2月26日叙利亚新宪法公投，投票率为57.4%，赞成票为89.4%，赞成由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变革的人约占全体选民的51%；5月7日，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在反对派抵制的情况下，超过51%的选民参加投票。这说明，叙利亚政府及其主张得到超过半数选民的支持。

约旦学者欧莱卜·兰塔维（Oraib Al-Rantawi）认为，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大多将“阿拉伯之春”视为对自身的威胁。为了自保，这些君主制国家的新战略包括增加财政开支改善民生、接纳约旦和摩洛哥来扩大海合会、解决海合会国家的内部争端、支持亲美阿拉伯国家以反对反美阿拉伯国家。对于沙特和卡塔尔，对抗伊朗领导的反美阵营的唯一办法是强化瓦哈比-萨拉菲派，通过瓦哈比-萨拉菲派在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利比亚和海合会国家内部对抗伊朗的影响。^①在伊斯兰世界推广瓦哈比-萨拉菲派的影响是沙特的一项长期国策。20世纪70年代，沙特等海湾国家开始在伊斯兰世界资助设立瓦哈

^① Middle East Roundtable, “Supporting Revolution or Counter-Revolution?”, April, 19, 2012, <http://www.bitterlemons-international.org/inside.php?id=1530>, 2012-07-12.

比-萨拉菲派的宗教学校，以此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美国对此加以支持，目的是对抗阿拉伯世界的左翼运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80年代，美国支持沙特等国通过传播瓦哈比-萨拉菲派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在“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这一联盟又被用来削弱叙利亚和伊朗。因此，海合会国家一直试图将叙利亚问题描述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瓦哈比派-萨拉菲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在叙利亚凸现出来，但是在兰塔维看来，沙特同样支持埃及的萨拉菲派以便影响埃及未来的走向。沙特不仅在推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也在试图利用逊尼派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来从中获利。

上述两个方面，是中东变局引发中东战略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中东变局中埃及等亲美国家政局的变化，正在推动中东地区形成3个阵营的格局，即以沙特为代表的亲美阵营、以伊朗为代表的反美阵营和以埃及为代表的中间阵营。中间阵营国家可能既不亲美，也不反美，而是利用亲美和反美阵营的对立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讲，埃及和伊朗改善关系是埃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埃及不需要推动教派矛盾，尤其不需要去宣扬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宣扬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强化教派矛盾和冲突，客观上有助于孤立伊朗等反美国家、转移逊尼派亲美国家内部的矛盾、掩盖美国的霸权意图。因此，从教派视角看中东战略格局，既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也不符合埃及的利益。在中东变局的进程中，沙特等海合会国家极力突出教派矛盾，埃及、突尼斯等国避谈教派矛盾，而伊朗、叙利亚则驳斥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这清晰反映出中东战略格局的调整。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的发展趋势受到埃及与伊朗关系的影响。逊尼派大国埃及和什叶派大国伊朗的关系如果得到实质性改善，将会有效削弱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对弱化中东教派矛盾起到积极作用。

New Change of the Islamic Sectarian Disputes in the Middle East

Wu Bingbing

Abstract: The existing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Sunnis and Shiites do not inevitably lead to inter – sectarian conflicts. The Shiite identity has been strengthened since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in 1979. Generally speaking , the current sectarian disputes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the Cold War , confrontation between pro – U. S. camp and anti – U. S. camp became the key feature of the strategic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as a result of the U. S. intention to pursue hegemony in the region. The reality that many Sunni regimes were in the anti – U. S. camp without a leadership hold by Iran made sectarian approach meaningless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owever , the 2003 Iraq War created a rising Iran which began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new anti – U. S. camp mainly consisting of Shiite countries and forces , and a strong sectarian approach including discourse and way of thinking began to be widely spread and has contributed to isolate Iran , conceal the U. S. intention to pursue hegemony , and protect the Gulf Arab countries. During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2011 , Egypt is trying to avoid the sectarian discourse and restore relations with Iran , while countries like Saudi Arabia are fuelling the sectarian tensions to confront Iran. A new strategic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is emerging based on these new trends.

Key Words: The Islam Sectarian; Sunnis; Shiites; Middle East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